

战地记者讲故事

48年鱼水情

■韩学扬



插图:唐建平

“你们好，欢迎欢迎！”再一次看到胡红根，他脸上依然是阳光、开朗的笑容。

去年4月，我来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当时恰逢胡红根来连队探望八连的官兵。当时，这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老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春节期间，我再次来到八连，跟随战士们来到胡红根家看望，采访他与八连官兵长达48年鱼水情深的故事。

因患有小儿麻痹症，今年64岁的胡红根已在轮椅上度过数十个年头，但他并未感到孤独。“有八连官兵在，我感到自己有一群亲人。”胡红根笑着对我说。

进入房间后，八连战士们熟练地和胡红根打招呼，然后开始整理物品，打扫卫生。班长王伟洗了毛巾，为胡红根擦脸、打湿头发，随后为他剃须理发。

“老胡性格很好，大家都喜欢陪他聊天。”王伟告诉我，自1976年开始，胡红根便成了八连的“一员”。当时刚上

小学五年级的胡红根，遇到了去学校义务宣讲的八连战士陈士凯。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胡红根因行动不便，只能坐在教室里等妈妈来接。那一天，陈士凯把胡红根背回了家。

从那天开始，八连就成为胡红根另外一个“家”。胡红根说，战士们经常陪他一起过节、过生日，帮他理发、洗澡、打扫卫生，生病时还陪他一起去医院，“就和亲人一个样”。

有一次，胡红根突发肠胃炎住进了医院。八连战士梁涛主动提出去医院陪护。他白天要照顾一日三餐，晚上也要时刻注意胡红根的情况，甚至要帮他清理大小便，这样陪护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半月。“没有八连官兵，我真不敢想象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胡红根感慨道。

理发完，王伟与几名战士合力将胡红根抱起，为他更换衣服。原来，战士们今天要接胡红根到连队过节。“平常，老胡隔几周就会自己到连队来看

看。”下士王翔宇告诉我。

“他一个人去吗？”我疑惑地问道。从这里到八连驻地，路上要花1个小时左右。

“老胡已经很熟悉路线了，沿途地铁的工作人员也很照顾他。”王翔宇解释说。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经过绿地公园时，胡红根童心大发，调皮地操纵轮椅与官兵比速度。大伙儿爽朗的笑声吸引了过往群众的目光。

一到连队门口，许多战士便迎上来热情地和胡红根打招呼。晚上聚餐时，官兵围坐在一起吃火锅。胡红根的轮椅倚靠在桌边，王翔宇坐在一旁喂他吃着丸子。

军营里的节日，简单却也温馨。从叫八连官兵“解放军叔叔”，到如今大家叫他“老胡”，数十年来，八连官兵与胡红根早已成了最亲密的家人。我突然想到了《八连颂》：“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窗外寒气袭人，繁星点点。食堂内却是分外温暖，其乐融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福声此起彼伏。



记者心语：最是真情动人心。

韩学扬



春到雪原(油画)

张曼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红军草鞋(外一首)

■徐卓然

月落日升
春去秋来
一双草鞋也能踏出澎湃的歌
在军事博物馆的恒温展台
草鞋清掉了泥垢
聚光灯下安睡
收藏那段跌宕起伏的秘密

没有夸张的陈词，刻意的渲染
历史哪能容得下矫饰与喧哗
高山之巅的轻盈白雪
草地尽头的灌木野花
都是烽火硝烟的最佳见证

回溯20世纪30年代
老兵衣衫单薄
瘦马举步维艰
草鞋早已破旧
还有无尽的路要走
路太长，不舍昼夜撑过去
峰太陡，前赴后继攀过去
泥太深，挽起胳膊蹬过去
对那些张牙舞爪的敌人
送他们一颗怒目圆睁的子弹

路遥马乏，一步步也能走完
黑云压境，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一双草鞋
是承载
是丰碑
是漫漫跋涉的完结
是新征程的开端

风雪中的哨位

别惊扰战友的安眠
悄悄推门而出

战士整理军容
今夜站上哨位
伫立
像远山尽头沉默的松柏
战士目光炯炯
凝视遥远的晚星

冷风侵肌
飞雪漫天
洒落战士的衣襟
凝成透明的盔甲
此刻万籁无声
只有那风雪凛冽
你可知道
潜藏在静谧的深处
是战士紧绷的神经
子弹早已上膛
捕捉细微的蠢动

今夜
岗哨一切正常
这是和平岁月最丰厚的馈赠
战士在哨位纹丝不动
远方天光渐亮
万家灯火氤氲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雪花落入寂寥的黑夜，寒风席卷冰封的戈壁。

兵站教导员肖荣坐在桌前和家人视频。“路边的迎春花已经开了”“湖里有小鸭子在游泳”……妻子和孩子一言一语，将他的思绪带回了千里之外的家。

屋外风雪依旧，那曲的初春是冬季的延续。

挂断了视频，肖荣披上雨衣打着手电，朝宿舍外走去。每当大雪来临前，他都要再检查一遍门窗是否关牢、器材是否捆绑加固。

肖荣所在的兵站只是千里青藏线上的一处落脚点。海拔4500多米的藏北草原上，有远离城市的风景，有缠在山腰的云雾，有洒遍阳光的冰川。

汽车兵出身的肖荣曾百次带领车队入住这里。那时，他称之为“到站”。现在，面对过往官兵，他总会亲切地说一句“欢迎回家”。

2019年，已在格尔木某汽车部队战斗10多年的肖荣，接到“上山”的命令。一路上，他想象着在兵站工作的场景，规划着如何快速熟悉兵站的工作，还拟定了任职主官后的目标。车窗外，风雪交加，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横穿荒芜的高原，每隔一阵就要爬上一个小坡。不顾愈发明显的高原反应，肖荣自信满满，期待能早点开展自己的工作。

汽车刚驶入兵站，肖荣的心就凉了。夜幕笼罩下，两盏路灯在冷清的小楼矗立在风中。肖荣站在大门前，只能感到耳边的猎猎风声和自己因高原反应而加快的心跳。

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肖荣并没有动摇在高原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陌生到熟悉，从敬畏到热爱。4年的时光，肖荣消瘦了，皮肤变得粗糙，嘴唇干裂发紫，白发也多了。他告诉自己，要像格桑花一样，选择了高原，就要将根深深地扎进兵站的土壤里，开出美丽的花朵。

“扎根高原，驻守兵站，繁忙的任务是我们抵御孤独最好的武器。”谈到兵站的工作与生活，肖荣总会从保障任务说起。

2020年春天，某任务部队从甘肃出发，长途机动抵达那曲，由肖荣所在的兵站负责保障。“这次保障量是往日的数倍，要动员官兵做好准备。兄弟单位为了节约时间，一路上只吃干粮，已经两天没吃过热食了，保障标准决不能降低。”接到任务，肖荣立即找到司务长调整食谱，加大菜量。在肖荣的带领下，全站官兵投入工作

那曲的春天

■李磊

中，择菜、洗菜、和面、烹炒……忙得热火朝天。

兵站外传来轰鸣的马达声，任务部队依次抵达兵站。官兵走进餐厅，热气腾腾的饭菜已经端上了餐桌。看着大家吃得心满意足，肖荣内心泛起暖意。对他来说，驻守高原固然辛苦，而那些奔波在高原上的兄弟部队同样艰辛，“保障好他们，让他们吃饱吃好，有回家的感觉，是我们高原兵站存在的意义”。

对于过往官兵来说，不论风雪再大、路途再疲惫，在藏北戈壁深处，那曲兵站官兵都会为他们打开回家的大门。肖荣记得有一年，青藏公路那曲段突降暴雪，道路结冰，能见度极低。某支初上高原的任务分队不得不减缓行进速度。队伍原计划晚上8点左右抵达兵站休整，结果过了午夜还没有

等风来

■李玫

耳朵里的细沙，一边乐呵呵地说着家长里短。

桌上会有细密又均匀的沙尘落下，随便划拉几下便是一幅生动的简笔画。那时再亮的灯光也会变得昏黄，莫名地让人觉得温暖。我们彼此开着玩笑，说这场风沙又叫人重了几斤，毕竟每个毛孔里都浸入不少；我们还说，这些年吃掉的沙子攒一攒，怕是能盖两间房。只是言语间抱怨着，笑意却盈满眼角，也许是因为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吧。

那时的我们都有相同的身份——军嫂；那时的我们为了爱人的国防绿毅然告别了父母和家乡；那时的我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那片戈壁，在最美的青春季，用单薄的肩膀为爱人守护着后方。也许正是相同的志趣才使得我们彼此吸引，也许正是因为离家太远才格外渴望友情。肆虐的风沙里我们携手走过，我以为这样的简单生活会是永远……

然而，终究是分开了。当我踏上离别的路，对着往事挥手时，送别的人群里你们泪眼婆娑。我笑着说，终于要走了，终于要去大城市享受生活了，终于再也不用忍受沙尘的洗礼了……泪水挂在笑着的嘴角，如同你们不舍的目光，久久不曾掉落。

我有了新的工作，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感谢发达的网络，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使友谊淡化。我会在群里分享城市生活的日常，引得你们羡慕不已；你们也会依旧对我描绘那片漫漫黄沙，我却品出了其中的自豪和骄傲。我在繁华的城市里日益孤单，偌大的崭新的办公室里只有孤零零的我。在喧嚣的城市杂音里，我常常想起呼啸的风声以及曾经的你们，还有从前狭窄

“到站”。风雪未息，任务分队饥寒交迫。这时，在望不到头的戈壁荒漠，一辆军车迎面驶来，是肖荣带着热气腾腾的姜汤奔波数十公里，前来迎接任务官兵，“还有不到1小时车程，大家跟我走，兵站为大家准备了热乎乎的饭菜”。

炊事保障是兵站的大事，也是高原官兵最头疼的事。首先，兵站的饮用水矿物质含量高，对饭菜口感影响很大；其次，高海拔地区气压低，水的沸点也低，做出来的食物半生不熟。面对这些困扰了几代兵站官兵的问题，肖荣决定带领大家逐一解决。饮用水矿物质含量高，他就买来大锅和橡胶管，拼接成蒸馏冷凝系统，经过多次蒸馏提炼蒸馏水；主食做不熟，他就和大家一起动手改良蒸饭机。经过多次尝试，原本普通的蒸饭机在他们手里既可以蒸米饭、馒头，煮水饺、面条，还可以用来做扣肉、肘子等各类大餐。

一次保障任务中，兄弟单位一名干部带着两名列兵前来“拜师学艺”：“你们这馒头咋做的？比我们机关食堂做得都好，我这两个新兵交给你，请你们一定传授经验。”几年里，在那曲学过厨的战士不下10名。兵站官兵毫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倾囊相授。兵站官兵的保障能力也在青藏线上越叫越响。

“高原的生活成本要比内地高，就连主副食也得依托战友不辞辛劳地配送。”作为主官，肖荣深知高原生活不易，“我们在兵站消耗的点滴资源，背后都倾注了战友们的无私付出。”为了让战友吃得满意，兵站每次制订食谱前都会咨询战友们的意见；每次保障任务，他们也会分批次统计官兵饭量大小，做到精细化保障。就连兵站暖气设定多高温度最合适、洗澡热水提前几个小时烧才不浪费能源，他们都有自己精准的计算。

为了节约成本，让过往官兵吃到新鲜蔬菜，肖荣同战友们挥舞锄头，在碎石戈壁上开荒搭建温室大棚，又从几十公里外拉回土和牛粪，硬是将荒滩烂泥改造成了适宜种植的土地。每次从内地返回兵站，官兵都会带回一大袋种子和肥料。在大家的辛勤付出下，大棚里新鲜的西红柿挂满了藤蔓，嫩绿的青菜长势喜人。过往的官兵品尝着刚摘下的瓜果，总会赞不绝口。

这几年中，肖荣带领官兵不断改善兵站住宿条件，先后建成阅览室、休闲区、军营书吧、高原氧吧等休闲娱乐设施，为兵站增添了家的温馨。

呼啸的寒风在旷野站住了脚，夜幕笼罩下，那曲的风雪停了。肖荣推门出去，屋檐下悬挂的大红灯笼，为雪地镀上一层淡淡的嫣红。兵站外，耸立天际的群山终将冰雪消融，沉睡的戈壁也将被繁忙的保障任务和官兵的欢声笑语唤醒，那曲的春天即将到来。



长征

第6040期